



西庄有个棋痴，人都称他混沌。他对万事模糊，惟独精通围棋。他走路跌跌斜斜，据说是踩着棋格走，步步都是绝招。棋自然是精了，却没老婆——正值四十壮年。但他真正的苦处在于找不到对手，心中常笼罩一层孤独。他只好跟自己下棋。

南三十里有个官屯小村，住着一位小学教师，是从北京迁返回乡的。传说他是围棋国手，段位极高，犯了什么错误，才窝在这山沟旮旯里。浑沌访到这位高手，常常步行三十里至官屯弈棋。

浑沌五大三粗，脸庞漆黑，棋风刚勇无比，善用一招“镇神头”，搏杀极凶狠。教师头回和他下棋，下到中盘，就吃惊地抬起头来：“你的杀力真是罕见！”浑沌谦虚地点点头。但教师收官功夫甚是出色，慢慢地将空拣回来。两人惺惺惜惺惺，英雄识英雄，成为至交。教师常把些棋界事情讲给他听。讲到近代日本围棋崛起，远胜中国，浑沌就露出鲁莽性子：“妈的，击败日本！”

浑沌确是怪才。儿时，一位瘸子老塾师教会他围棋。三年自然灾害，先生饿死了。浑沌自生自长，跑野山，喝浑水，出息成一条铁汉。那棋，竟也浑然天成，生出一股巨大的蛮力，常在棋盘上搅起狂风骇浪，令对手咋舌。无论怎样坚实的堡垒，他强攻硬打，定将其摧毁。好像他伸出一双粗黑的大手，推着泰山在棋盘上行走。官屯教师常常感叹：“这股力量从何而来？国家队若是……”仿佛想起什么，下半句话打住。

腊月三十，浑沌弄到了一只猪头。他便绕着猪头转圈，嘴里喃喃：“能过去年吗？能吃上猪头吗？落魄的人哪！”于是背起猪头，决意到官屯走一遭。

时值黄昏，漫天大雪。浑沌刚出门，一身黑棉衣裤就变了白。北风呼啸，仿佛有无数人劝阻他：“浑沌，别走！这大的雪——”

“啊，不！”

千人万人拉不住他，他执拗而任性地投入原野。雪团团簇簇如浓烟翻滚。群山摇摇晃晃如醉汉不能守静。风雨夹裹，逼得浑沌陀螺似的旋转，睁不开眼睛，满耳呼啸。天空中有隆隆声，神灵们驾车奔驰。冰河早被覆盖，隐入莽莽雪原不见踪迹。天地化作一片，无限广大，却又无限拥挤。到处潜伏着危险。

浑沌走入山岭，渐渐迷失了方向。天已断黑，他深一脚浅一脚，在雪地里跌跌撞撞。背上那猪头冻得铁硬，一下一下拱他脊背。他想：“要糟！”手脚一软，跌坐在雪窝里。

迷糊一阵，浑沌骤醒。风雪已停，天上悬挂一弯寒冰，照得世界冷寂。借月光，浑沌发现自己身处一山坳，平整四方，如棋盘。平地一侧是刀切般的悬崖，周围黑黝黝大山环绕。浑沌晓得这地方，村人称作迷魂谷。陷入此谷极难脱身，更何况这样一个雪夜！浑沌心中惊慌，拔脚就走。然而身如着魔，转来转去总回到那棋盘。

夜已深。雪住天更寒。浑沌要冻作冰块，心里却还清醒：“妈的，不能在这儿冻死！”四下巡视，发现山上皆黑石，块块巨大如牛。他索性不走，来回搬黑石取暖。本来天生蛮力，偌大的石块一叫劲，便擎至胸腹。他将黑石一块块置于平



## 胜天半子(上)

地。身子暖了，脑子却渐渐懵懂，入睡似的眼前模糊起来。

他似乎转过几个山角，隐约看见亮光。急赶几步，来到一座雅致的茅屋前。浑沌大喜：“今日得救了！”莽莽撞撞举拳擂门。屋里有人应道：“是你来了。请！”

浑沌进屋，但见迎面摆着一张大床，蚊帐遮掩，看不出床上躺着何人。浑沌稀奇：什么毛病？冬天怕蚊咬？蚊帐里传出病恹恹的声音：“你把桌子搬来，这就与你下棋。”

浑沌大喜：有了避风处，还捞着下棋，今晚好运气。又有几分疑惑：听口气那人认得我，却不知是谁。他把桌子搬到床前，不由得探头朝蚊帐里张望。然而蚊帐似云似锦，叫他看不透。

“浑沌，你不必张望，下棋吧！”

浑沌觉得羞惭，抓起一把黑子，支吾道：“老师高手，饶我执黑先行。”

蚊帐中人并不谦让，默默等他行棋。浑沌思忖良久，在右下角置一黑子。蚊帐动动，伸出一只洁白的手臂。浑沌觉眼前一亮！那白臂如蛇游靠近棋盒，二指夹起一枚白子擎至空中，叭一声脆响，落于棋盘中央。浑沌大惊：这全不是常规下法！哪有第一着占天元位置的？他伸长脖颈，想看看蚊帐里究竟是什么人。

“你不必张望，你见不到我。”

声音绵绵软软如病中吟，比女子更细弱；但又带着仙气，仿佛从高远处传来，隐隐约约却字字清晰。这声音叫浑沌深感神秘，暗叹今夜有了奇遇。浑沌抖擞精神，准备一场好战！

棋行十六着，厮杀开始。白棋飞压黑右下角，浑沌毅然冲断。他自恃棋力雄健，有仗可打从不放手。白棋黑棋各成两截，四条龙盘卷翻腾沿边向左奔突。浑沌素以快棋著称，对方更是落子如飞。官庄教师常说浑沌棋粗，蚊帐中人却快而缜密。浑沌惊愕之心有增无减，更使足十二分蛮力。白棋巧妙地逼他做活，他却又把一条白龙截断。现在谁也没有退路了，不吃对方的大龙必死无疑。

围棋，只黑白二子，却最体现生存竞争的本质。它又不像象棋，无帅卒之分，仿佛代表天地阴阳，赤裸裸就是矛盾。一旦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，谁不豁出老命奋起抗争呢？此刻，右下角燃起的战火越烧越旺，厮杀极惨烈。浑沌不顾一切地揪住一条白棋，又镇又压，穷追猛打。白棋却化作涓涓细流，悄悄地在黑缝中流淌，往黑棋的左上角渗透。假若不逮住这条白

龙，黑棋将全军覆灭。浑沌额上沁出一层汗珠，心中狂呼：“来吧！拼吧！”义无反顾地奔向命运的决战场——左上角。

第九十八手，白棋下出妙手！蚊帐中人利用角部做了一个劫，即使浑沌劫胜了，也必须连走三手才能吃尽白棋。浑沌傻眼了。这岂止是妙手？简直是鬼手！但是，浑沌没有回旋余地，只得一手一手把白棋提尽。蚊帐中人则利用这劫，吃去黑右下角，又封住一条黑龙。

现在，轮到浑沌逃龙了。可是举目一望，周围白茫茫一片，犹如漫天大雪铺天盖地压来。浑沌手捏一枚黑子，泥塑般呆立。一子重千钧啊！他取胜一役，但又将败于此役。只有逃出这条龙，才能使白棋无法挽回刚才的损失。然而前途渺茫，出路何在？

正为难时，一阵阴风扑开门，瘸瘸拐拐进来个老先生。浑沌闻声回头，见是那死去多年的私塾先生。既已死，怎地又在这荒山僻野露脸？太蹊跷！紧急中浑沌顾不得许多，连呼：“老师，老师，帮我一把！”

私塾先生瘸至桌前，捻着山羊胡子俯身观棋。阴气沉重，压得灯火矮小如豆。那白臂翘起食指，对准罩子灯一点，火苗倏地跳起，大放光明。老先生一惊，身子翻仰，模样十分狼狈。

“哼哼。”帐内冷笑。

浑沌心中愤愤：这局棋，定要赢！一股热血冲向脑门，阳刚之气逼得黑发霍霍竖起。

瘸子先生似乎知道对手不是常人，一招手，门外进来他的同伴，先入二人羽扇纶巾，气宇轩昂，正是清代围棋集大成者：飘飘然大师范西屏，妙手盖天施襄夏。他们在当湖对弈十局，成为围棋经典；施襄夏因心力耗尽，终局时呕血而死。再进来一位，明代国手手过百龄，他著的《官子谱》至今流传。宋代的围棋宗师刘仲甫扶着龙头拐的骊山老母蹒跚而入。一千年前他们在骊山脚下大战，只三十六着，胜负便知。直至春秋时代的弈秋进屋，围棋史上英豪们便来齐了。

浑沌端坐桌前。他再不猜测这些人如何来到人间，只把目光集中在那只手上。洁白如玉的手，如此超然，如此绝对，一圈神圣的光环围绕着它。它仿佛一直是人、鬼、神的主宰，一直是天地万物的主宰。它是不可抗拒的，不可超越的。浑沌明白，他是在与无法战胜的对手交战。他想赢，一定要赢！

## 大戚和小戚

明朝时，戚继光的两个儿子和侯继高一同到东海来打倭寇。戚继光的大儿子长得高大魁梧，大家叫他大戚；小儿子长得端庄秀丽，人们叫他小戚。兄弟俩杀敌都很骁勇，倭寇一听到戚家兄弟的名字，就吓得发抖。

一天，小戚带着部分战船出海巡逻，碰到了一小股倭寇，小戚把红旗一挥，战船就像一群梭子鱼似的呼呼呼扑了上去，倭寇纷纷败退。小戚奋勇杀上前去。不一会，其他战船渐渐落后了。杀呀杀呀，小戚杀到嵊泗洋面，忽然一阵长筒响，来了大批倭船，把戚家船围住了，小戚中了奸计。

大戚得到消息，一边派人给侯继高送信，一边跳上一只小舢舨，飞快地划着木桨木橹，带领一部分戚家军，箭一般赶来。倭寇碰到他，就纷纷落水。大戚杀进包围圈，跳上小戚的战船。嘿！大戚和小戚真是两条打不烂、杀不败、当当响的汉子，这么多的倭寇，他们一点也不放在眼里。他们手里挥舞着两把寒光闪闪的驱妖剑，遇人头落，碰船板碎，刀来刀断，枪来枪折，箭不能人，盾不能挡，直杀得倭寇像烂田里的癞蛤蟆一样，咕咕直叫！

倭寇一见硬的不灵，就来软的。他们洋洋得意地朝戚家船打招呼：“你们，大大地被包围……抵抗，死啦死啦的，……投降，好来西格……”

不管倭寇怎样狂喊，大戚小戚就是手不停地杀，杀，杀！

倭寇见软的也不行，就狗急跳墙，拿出四十九门猪娘炮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！打了九九八十一炮。戚家船中了炮弹，戚家兄弟也受了重伤，小戚嘴里淌着血水，屹立船头，两眼像电光；大戚咬着嘴唇，捏着利剑，倾听着大海呼啸的声音，一阵震耳的螺号声从海风中传来，侯继高率领的船队从远处疾驶而来。

就在这时，轰——，又一排炮飞来，戚家船被打沉了，戚家兄弟举着驱妖剑，呼喊着跳下海去。霎时波涛汹涌，风吼海啸，十丈浪头像开口狮子，吞没了九九八十一只倭寇船。

不久，在一个大雾天，潮急风猛，倭寇又偷偷摸摸来到嵊泗洋面，隐隐约约地看见船舷左侧有无数篷帆影，好像是戚家军朝他们杀来。倭寇慌了，连忙开炮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！从三更直打到五更，炮弹打尽了，戚家军仍然不动。天亮了，大雾散去，倭寇往前仔细一瞧，大吃一惊：“啊——”原来他们打了一夜的竟是一块篷礁。

篷礁附近还有两座新冒出海面的山头。这时四面螺号齐鸣，篷帆遮天，倭寇要逃也来不及了，侯继高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把倭寇杀得干干净净。

人们传说，那篷礁就是戚家船的化身，那两座高山就是戚家兄弟——嵊泗的大戚岛和小戚岛。